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七三七

傳雅堂文集四卷傳雅堂詩集一卷 劉壽曾撰

一

何少詹文鈔三卷 何如璋撰

一〇七

延秋吟館詩鈔四卷延秋吟館詩續鈔四卷 張聯桂撰

一三九

虛閣遺稿六卷 嚴玉森撰

二一七

于中丞詩存一卷 于蔭霖撰

二七一

悚齋奏議十卷 于蔭霖撰

二七九

幸草亭詩鈔二卷 楊文瑩撰

三八七

鷗洞詩鈔十二卷 劉人駿撰

四四五

石蓮閣詩六卷石蓮閣詞一卷附石蓮菴樂府一卷 吳重熹撰

六一七

高子安遺稿二卷 高德泰撰

六九一

罌草堂詩集四卷 隆觀易撰

七一九

傳雅堂文集四卷詩
集一卷

丁丑四月刊
徐乃昌署

敘

儀徵劉氏自孟瞻先生以經術顯海內三世相承至恭甫而益遠所著傳雅堂集穿穴經史體博而事該涵演淵懿不爲縱橫詭異之辭阮文達所謂百尺樓臺從平地一一做起者百餘年淮揚間一作手也嗚呼經術之繁世運深矣士不通經不足以爲治得之則昌失之則亡一夫戲門咕嚕終身初若無與於世者然人心之賢否風俗之醇漓實爲之潛移默運而不自知及時勢乖迕棄師守競邪說終至四維不張三綱垂絕而國亦隨之矣夫乾嘉道間一盛世也淮揚治經之家并劉氏而起者有高郵王氏寶應劉氏朱氏淮安潘氏丁氏而尤以王與劉爲最

父子祖孫儼若師友一書之成敝數世精力而爲之何其休也曾不數紀操觚之士有并前所云姓氏而不知者違論所學哉己巳之春予肄業江南鍾山指陰雨書院恭甫爲兩院翹材生甄文譚藝視子獨親今距君謝世且四十許年矣其孫葆儒彙錄所作謁予乞弁其首夫以君宅心之厚嚮學之摯倘得所藉手足以康濟民物申其磊落英多之志乃僅再中副車抑鬱以沒即其著述迄今始得壽木天道直不可知也矧予篤老索居淞曲疇昔講藝之游邈若曠世二三故交零落殆盡經術且爲世詬病絕不復續序恭甫集乃增予無窮之思又豈僅世運爲足悲也丙寅浴佛日八十四叟馮煦

敘

清國史儒林傳

劉壽曾字恭甫同治甲子光緒丙子兩中副榜江督曾國藩暨座主皆惜之父毓崧主金陵書局爲國藩所重毓崧卒後招壽曾入局中所刊羣籍多爲校定初祖文淇治左氏春秋長編數十巨冊晚年編輯成疏甫得一卷而文淇歿毓崧思卒其業未果壽曾乃發憤以繼志述事爲任嚴立課程孜孜罔懈已至襄公四年遂成絕筆又讀左劄記春秋五十凡例表皆治左疏時旁推交通發明古誼者屬草亦未竟他著昏禮重別論對駁義南史校義集平傳雅堂集芝雲雜記各若干卷卒年四十五

按清國史儒林傳

先祖恭甫公暨

先曾祖伯山公

號

傳

均附

先高祖孟瞻公

號

傳後世爲徵儀人今節錄

先

祖恭甫公傳如上

並

葆儒謹識

墓表

羣經義疏之學莫盛於六朝皇熊沈劉之倫著錄繁夥至唐孔冲遠修訂五經正義賈元徐揚諸家賡續有作遂編諸經百川回注緒爲淵海信經學之極軌也南宋以後說經者好逞臆說以奪舊詁義疏之學曠然中絕者逾五百年及聖清御宇經術大昌於是鴻達之儒復理茲學諸經新疏更迭而出或更張舊釋補闕匡違若邵氏郝氏之爾雅焦氏之孟子胡氏之儀禮陳氏之毛詩劉氏之論語陳氏之公羊是也或甄撰佚詁宣究微學若孫氏之尚書是也或最括古義疏注兼修若惠氏之周易江氏之尚書是也諸家之書例精而義博往往出皇孔賈元諸

墓表

一

舊疏之上蓋貞觀修書多沿南學牽於時制別擇未精易則宗輔嗣而祧鄭虞左氏則尊征南而擯賈服尚書則崇信交姚使伏孔今古文之學并亡厥咎邳鉅加以義尚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互曲爲彌縫冲遠五經各尊其注兩不相謀遂成違戾若斯之類尤未允愜而近儒新疏則扶微攬佚必以漢詁爲宗且義證宏通注有四穴輒爲理董斯皆非六朝唐人所能及叔明疏陋邵武誣僞尤不足論然則言經學者莫盛於義疏爲義疏者尤莫善於乾嘉諸儒後有作者莫能尚己嘉慶之季爲義疏之學者又有劉先生孟瞻治春秋左氏傳謂鄭賈服三君古義久爲杜氏所晦蝕孔疏不能辨也乃鈞稽三君佚注精校詳釋

依孫氏尚書疏例爲左氏疏證凡杜孔所排擊者糾正之乾後者表著之草創四十年長編褒然疏證則僅寫定一卷而先生遽卒其子伯山先生繼其業亦未究而卒伯山先生長子恭甫知縣紹明家學志尚閑遠念三世之學未有成書卽立程限銳志研纂屬稿至裏公四年而恭甫又卒千秋大業虧於一簣斯尤學人所爲繁欬而不釋者已恭甫名壽曾世爲揚州儀徵人曾祖錫瑜國子監生祖文淇優貢生侯選訓導卽孟瞻先生父毓崧優貢生薦舉八旂官學教習卽伯山先生配李宜人子一師蒼恭甫少穎特工文章長承庭誥遂通許鄭之學資材開敏行誼純篤事繼母黃以孝聞姑適田嫠而貧歿爲經紀其喪又

墓表

二

謀所以恤其孤皆人所難能者湘鄉曾文正公開府江寧重其學行延入書局所校刊書史多精善同治甲子光緒丙子兩充江南鄉試副榜貢生既不得第乃以佐戎幕保舉知縣加同知銜非其志也體素充實既頌精左疏而兼治局書校讎文字之役精力耗損猶不自己光緒辛巳秋由江寧返揚州遽微疾竟卒年正四十有五謂非經生之厄運與同治中詒讓侍親江寧始得識恭甫於時大江南北方聞之士總萃於是寶應劉君叔俛方繼成其父楚楨先生論語正義甘泉梅君延祖治穀梁亦爲義疏而恭甫治左氏爲尤精詒讓尙督不學幸獲從諸君子之後亦復希光企景擬重疏周官以拾賈氏之遺闕間有疑滯

輒相與商榷必得當乃已曾不數年蹤跡四散詒讓既南歸叔俛主講鄂中其書甫刻成而卒梅君書僅成長編數卷亦卒二君之亡恭甫輒馳書相告愴師友之凋謝愴大業之難成若有不能釋然者其卒之前兩月猶詒書詢笠穀疑義詒讓爲據考工輪輟度數考定其說以復之恭甫得之則大喜報書謂編左疏已至裏公而以早成周官疏爲勉方歎恭甫勤敏其書旦暮且有定本自顧庸竊六官疏未及半深恐不能速成以副良友之望而孰知恭甫之遽止於斯乎恭甫所著書自左疏外有傳雅堂集若干卷又著昏禮重別論對駁議則因伯山先生之緒論而申證之者在書局分校南北史則有校義集平之作在

墓表

三

江寧從李大理聯琇遊則有臨川答問之作論文好包氏文譜又爲之類釋書率精博可傳其他分纂地志尤夥以非君學業之大者故不復論獨論其左疏以見三世經業垂成而不克者爲可惜也瑞安孫詒讓謹撰

墓志銘

江寧汪士鐸撰文

國家以文德化成海內百年來尤重經術江淮間推儀徵劉氏自孟瞻先生以經學純德師表儒術余同年伯山繼之其良子恭甫又繼之三世通經精博學者企若吳門惠氏光緒八年孟秋恭甫弟良甫來視余泫然垂涕告恭甫七月十六日以疾卒於家哀動左右余不禁錯愕失聲蓋余從君三世游不幸如昌黎之於馬北平也良甫以君狀來乞銘義不忍以衰朽辭且哀良甫昆季友于之戚而自歎蒲柳不凋芝蘭早隕焉按狀君諱壽曾恭甫其字也又字芝雲同治三年副榜貢生光緒二年又中副榜第一以籌餉勞得知縣晉同知銜年四十五配李宜人

墓志銘

一

江都方聞士賓謁女少君三歲子師蒼方九齡女一亦幼明年□月良甫等葬君於郡城西郝家寶塔之原狀言國學生諱錫瑜者君曾祖孟瞻先生諱文淇伯山同年諱毓崧皆優行貢生當世幼思所習聞君之祖若考也嗟乎有生之理必天竺之人養之既資粹抱懿已或不免韞於內外免焉而獲落無所遇至有所遇遂衍衍醉飽汗漫弗省錄此則宜有人責矣君乃魚濡獸趨期副知我其神既敝敝則疾去之勢也念君自同治初旅金陵書局其府主則洪琴西都轉也其賞拔則曾文正以來六七公也此皆一代名卿大夫甲推乙掖躋君於雅材之右豈詘於人不知邪食人食者事人事卒以積瘁至不逮中壽莊生所

謂以有涯隨無涯日遠於冥極竭於報稱而忘其原不給也君

孝友謙謹孚於人人治經該博摘詞古雅大師碩彥禮先編帶嘗修江都縣志又偕余纂江寧府縣志份份冠吾曹所校刊者多官書所自著有傳雅堂詩文集及札記若干卷昏禮重別論駁義南史校義集平文譜類釋臨川荅問若干卷良甫等哀之藏於家昔余嘗謂倫理者所以養人性情者也出即劬於所執入而有孔懷之歡室家之好不猶足宣暢人之志意乎孟瞻先生里居教授伯山辟寇盡室與偕惟君旅寓吾郡十餘年所居飛霞閣踞冶城山顛下行百數十級抵山鹿始睹人獸迹終歲樵汲寄一雇僮每至窮秋繁霜坐卧一斗室意勸出步寒烟

墓志銘

二

無極北望廣陵雁行夏阻斜暉西沒孤燈青熒百蟲迸絕雖無悲茹牧馬之烏烏而我影偶我略聞遠拆啓牖四顧聞宋若塞外度君情猶人耳安能當此而不惛然動心哉嗚乎此亦足以傷君之一也因爲之銘曰 羞之飽之祖所遺茹也播之穫之考所遺俞也啐之獸之舊德之醜也翼之終之羣季合勸也乎家乎邦蜚令譽也斧如屋如非山鬼所誼迺神質不飾微言遂莫之衡也

傳雅堂文集目錄

卷一

陰父居中稱黃解

魚須文竹解

讀周禮野廬掌固

車制考畧

平權衡釋義

姑歿未殯而婦死歛婦當用何服議

春秋責備賢者說

說零

文集目錄

十三經注疏優劣考

熹平石經紹興南昌兩本答問

北堂書鈔斟離商例答蒯禮卿

揚州藝文志商例

金陵倉聖祠祀祀版位證

讀朱子賀陳丞相書書後

書通鑑論唐悉怛謀事後

薛廬記

溫宦夜集記

記水烟劉叟

一

記華孝子尋親事

卷二

周易漢讀考序

周易通義後序

黃帝內經素問斟義序

爾雅古注斟詮序

漢石經殘字證異序

守蒙紀畧後序

廣英堂遺稿後序

臨川答問自序

文集目錄

廣濟耆舊詩集後序

春田詩鈔序

諸小红先生詩序

榮窗吟草序

味心室存藁序

師蘊齋詩集序

江寧陳氏麗春花瑞圖序

甘劍侯先生江上春歸圖序

邵氏族譜序

送曾相國移督畿輔序

二

錐壩壩塔石碣跋尾

上汪梅邨先生書

卷三

先考行狀

先妣汪太宜人行述

曹子剛先生家傳

胡喜伯先生家傳

薛介伯先生家傳

戴昕伯先生家傳

周繩武先生家傳

文集目錄

三

孝愍胡君傳孫家傳

王鑑庭先生家傳

李守備步墀家傳

左孝子傳

姜孝子傳

凌太君葛安人家傳

孔母羅安人家傳

梅母黃孺人家傳

胡母羅孺人家傳

程烈婦傳

周烈婦家傳

龔烈婦傳

汪節婦傳

蔡孝女傳

羅孝女傳

黃烈女傳

駱烈女傳

書嚴孝子事

薛孝子事畧

書馮烈婦事

文集目錄

四

卷四

汪廉甫先生墓碑

汪星掌先生墓碑

姜璜溪先生墓碑

三烈墓碑

方觀察伯雄墓志銘

黃慎臺先生墓志銘

梅延祖先生墓志銘

鮑宜甫先生墓志銘

胡母孫宜人墓志銘

諸君妻李孺人墓志銘

適田先姑母墓志銘

郭觀察甬三五十壽頌

并序

杜刺史筱珊五十壽序

朱淵如先生七十壽序

徐母王安人六十晉三壽序

附駢體文

與郭慕蓮書

與陳君坦書

七舊

文集目錄

王

傅雅堂文集卷一

儀徵劉壽曾

陰爻居中稱黃解

坤六五爻詞云黃裳元吉象曰文在中也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今按坤為太陰之象六為老陰之象黃為五色之中五為上卦之中說卦傳云坤為地虞氏逸象云坤為土說文黃字下云地之色也史記倉公傳云黃者土色也荀九家本說卦傳有坤為黃鄭氏逸象亦有坤為黃則黃為坤象明矣禮記月令云中央土其色黃蓋土之位居于四方之中故土之運亦居于四時之中辰戌丑未之月皆土王

文集卷一

一

用事而月令獨于未月言中央土者誠以坤字從土申聲申次于未之後土盛于未之時故坤位乎西南正在未申之間未之前為午乃南方之火其色赤申之後為酉乃西方之金其色白土居木火金水之中黃居青赤白黑之中此居中稱黃之證乾與坤旁通乾為陽象天坤為陰象地天之色玄地之色黃兩相對待此陰爻居中稱黃之證况居中與執中相近執中者統一以馭萬也居中者得一以生萬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坤為廣生象諸取地地之土色黃者其生物尤廣禹貢云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林氏之奇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土色本黃故黃壤為田之上上亦可互證推之震在東屬春離在南屬夏兌在西

屬秋坎在北屬冬可證坤之居中其理周浹於四時四方也震爲木色青離爲火色赤兌爲金色白坎爲水色黑可證坤之稱黃其氣貫徹于五行五色也再以他卦覈之離六二爻詞云黃離元吉象曰得中道也鼎六五爻詞云鼎黃耳象曰中以爲寶也六二與六五皆係陰爻居中文詞言黃象傳言中者此指本爻而言也解九二爻詞云得黃矢象曰得中道也九二係陽爻居中爻詞亦言黃象傳亦言中者此指六五而言也噬嗑六五爻詞云得黃金象曰得當也六五以陰爻居中而爻詞言黃象傳不言中者蓋處事必得中然後能得當故言得當即可以見其得中矣革初九爻詞云鞏用黃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爲也

文集卷一

二

初九係陽爻而不居中爻詞言黃者指六二而言象傳雖未言中而干寶注引文王以服事殷爲證則中之義即在其內矣綜諸卦而計之鼎上離下巽噬嗑上離下震革上兌下離內外卦各有離象解上震下坎九二六三九四互體亦有離象至於離卦上離下離更不待言虞氏逸象云離爲黃蓋居陰卦之次爲坤之中女坤之六二六五即離之六二六五故坤有黃象離亦有黃象皆取其陰爻居中也左氏昭公傳述子服惠伯說易之言曰黃中之色也中美能黃中不忠不得其色且申之曰忠信之事則可易不可以占險豈非深得卦象之大義者歟

魚須文竹解

禮記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按自來解魚須文竹者有兩說鄭康成云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鈍物也釋文引射氏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正義引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又申之云文猶飾也者謂以魚須文飾其竹云大夫士飾竹以爲笏者大夫以魚須士用象集說引應氏曰爾雅魚曰須蓋魚之所鼓息者在須大夫以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爲之以魚之須飾竹一說也釋文引崔氏云用文竹及魚班也正義又引盧氏說以魚須及文竹爲笏謂非鄭義今詳崔盧之說蓋以文竹爲竹之名且析魚須文竹爲二物謂或用魚須或用文竹也

文集卷一

三

此又一說也今就兩說平之鄭注但言飾竹以爲笏未言所飾必用魚之須釋文正義強引射庾之說以牽附之而集說遂宗其義不知魚須脆薄不聞有文采斷非飾笏之物卽鮫魚須可以飾笏於他書亦無所徵且郭氏注爾雅云鼓頤須息那疏謂魚之鼓動兩腮若人之欠須導其氣息者名須是須猶噓也非謂魚之有須應氏乃謂魚之所鼓息在須未免誤讀爾雅其說均非也若崔盧之釋爲二物無論魚之須既未可飾笏更未用以爲笏且天子之球玉諸侯之象皆一物而大夫獨兼用魚笏竹笏若推類以求豈士之竹本象亦可以兼用竹笏象笏解乎其說更非也古人注經於音讀之例可以考見經文之誤卽義

訓之亡者可於音讀求之釋文云須音班近儒謂須與班聲不相通此節經文及釋文正義內須字皆頌字之誤頌與班古字通隸書頌字形與須相似因誤說文鮫海魚也皮可飾刀史記禮書集解引徐廣音義亦曰鮫魚皮可以飾服器然則鮫魚皮有班可以爲飾故大夫用之以飾笏也其說最允蓋頌之義本爲大首見於詩魚藻毛傳周禮匪頌之式鄭司農注云匪分也頌讀爲班布之班是頌爲正字而班爲假借字班於篆文從珣從刀字或作班檀弓狸首之班然是引伸之有文采之義故可訓魚頌爲魚皮也禮記此節釋文必因經文作頌恐人誤用魚藻義釋經故音以假借字以發其義且崔氏說亦釋文所引其

文集卷一

四

誤但在解爲二物然不言魚頌而言魚班猶未甚誤也至正義不求釋文之班音而另徵他解集說遂誣駁釋文而謂當讀如字其誤更甚矣康成之注不及鮫魚皮者亦因經文作頌讀者易明故但以不敢與君並用純物爲解故本釋文以訂經文之誤亦仍康成義耳

讀周禮野廬掌固

周禮秋官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國語單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樹以表道而扶杜之詩亦曰道周道左今表道之制不可考惟後周曾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雖未必卽係周制然其意甚精降及隋唐之

世官槐官柳猶見於篇咏說者謂種樹表道僅能壯觀瞻正疆域蔭行旅而先王必重其事爲之立官專掌並申禁令何其瑣歟然考夏官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鄭注云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也賈疏云非直溝池有樹兼其餘渠上亦有樹也又考六韜林戰章云分林相拒之法弓弩爲表戟楯爲裏林間木疏以騎爲輔林多險阻必置衝陣孫子曰爲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鼂錯備邊之要曰草木蒙龍枝葉蔚茂此矛鋌之地長戟二不當一李衛公兵法申之云聲塵旣接深林盛薄斯可以奮矛鋌然後知先王立政往往使民由之而不知種樹表道其意可使人

文集卷一

五

知也故特著其事於野廬因種樹表道卽以守險其意不可使人知也故別著其文於掌固然而因樹守險善用其險者常勝輕棄其險者必敗神明變通則恃乎人焉請引往事以證之春秋時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西魏大將元纂征蠕蠕偶率輕騎出塞賊騎奄至乃散其衆使匿叢薄間又遣人登山指麾若部分軍衆者賊疑有伏乃突陣以退其師夫武城塞上之樹皆魯魏之險也而卒用之以退敵所謂善用其險者常勝也唐末黃巢犯潼關齊克讓與戰兵敗走入關關左有谷謂之禁阬灌木壽藤茂密如織賊至倉卒官軍忘守之潰兵自谷而入

一夕踐爲坦途及張承範分兵守禁阨比至賊已入關矣宋太祖嘗今於瓦橋一帶南北分界之所專植榆柳中通一徑僅容一騎歲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絡臂塞宣和中童貫取燕雲悉剪雜之逮金人南來長驅而過夫禁阨瓦橋之樹皆唐宋境內之險也而卒棄之以導敵所謂輕棄其險者必敗也即以上所陳觀之則先王種樹守險之意昭然若揭而表道特其粗迹耳自臨民者視官爲傳舍種樹之政不修周原如砥彌望濯濯先王之良法美意久而愈湮是可慨也然異域以竹木爲城仍其遺法甘延壽陳湯之伐郅支兵薄康居其衆據木城以守漢兵發薪燒城而後克木城當卽木柵蓋卽因樹以爲城也我朝

文集卷一

六

廷剿緬甸老官屯之戰賊爲堅柵木皆徑尺遇樹則橫貫以爲固我師穴地置火藥轟之柵起突落者三而柵如故訖其糧道賊始乞和他若越南等國多以笏竹爲城藩籬堅固而雲貴之苗獫狁深林密箐爲塞以固巢穴禮失而求諸野於此見之矣夫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金火最先亦最著穿溝濬濠爲水之用築城建堡爲土之用人亦咸知之而種樹守險木之用尤奇第其政雖存而罕有舉之者是宜推周官成憲先於齊豫平曠之區以種樹課牧今之殿最顯舉野廬之職隱寓掌固之條引古事以爲鑒推廣新州竹城之例取異域之法還之中土庶幾寓防變於循常而有備無患也歟

車制考略

周官考工記輪輿諸職述車制甚繁疏解者亦多異說今略舉其要言之一曰輪輪所以承車兩服則用兩輪古人駕車必用兩服馬無隻輪者記所謂取諸圓取諸直取諸急者實斷輪之要然廣狹之制不詳蓋不爲定制也一日轂轂所以繫輪置於兩輪之中舊說謂大車之轂長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三寸兵車較大車爲長者以師行利速慮其脫輓而濡滯也鄉出長轂卽謂兵車也一日軫軫卽詩小戎之收也兵車大車皆有之說者謂車之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故亦名收特大車前軫至後軫深八尺而兵車爲狹故小戎詠之曰伐收毛傳

文集卷一

七

謂伐猶淺也伐收之稱惟兵車專之一曰轅記云三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說者謂形長一丈四尺四寸蓋轅設於軫之中以便兩服馬之進退不得傷其體膚其木必用韋束防摧折也說文轅轉互訓小爾雅轅謂之轉其實施於大車謂之轅施於兵車乘車謂之轉轉曲而轅直轉隆起而轅平引用同而制異也一日衡卽轅端橫木也記云謂之昂長六尺六寸蓋衡之設其地正當馬項有缺處以扼馬頭亦謂之扼又轉而爲輓輓猶扼也扼輓聲皆近昂義得通也一日輿輿卽車所任載之處說文輿字下云車輿也車輿猶車箱也詩小東不以服箱是也服謂兩服馬也記云輪之崇輿之廣衡之長必參相得是輿之制視

輪衡之廣狹長短衡既長六尺六寸輿亦當如此惟廣狹則視輪耳大抵車之用以輪為主輪之運則繫於轂軫又居中以衛車之箱轅與衡又必功用相得乃能盡駕馭之宜此六者於車制爲最要若夫抱輪之牙止輪之軻皆附輪轂而行蔽輿之蓋又附輿而行曰軻曰軻置近於軫又附軫而行者其制皆極瑣細無關車制之大故不詳也

平權衡釋義

昔鄭司農注周禮大司馬訓平爲一其義最精蓋一爲數之始銖兩鈞石之數皆原於一一能生萬所以權衡萬物者胥由是道也虞書舜典曰同律度量衡同之古訓曰均曰齊均齊卽畫

文集卷一

八

一之謂亦卽平之謂也而衡之取義於平尤爲切近故月令仲秋之月平權衡誠以秋分之候陰陽均齊於是畫一其權衡以平物之輕重修人事以應天時也班書律歷志沿月令之義訓衡爲平而申之曰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是權能輔衡而其用則仍以衡爲主說文訓衡爲橫木廣雅訓衡爲橫其義與平相近蓋橫木象衡之體橫衡之衡取於橫木權衡之衡亦取於橫木凡橫者必貴乎平故言衡則平之義生焉矣自來任宰執曰鈞衡司藻鑑曰銓衡皆取均齊平治之義大學言修齊治平必推原於明德峻德盛德舜典言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說文云齊禾麥吐穗上平也是齊之義本於平矣孔子告子張

以言忠信行篤敬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鄭康成商頌箋云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是倚之義亦近於平矣蓋璣衡以象天故以齊爲德車衡以行地故以倚爲德權衡以治人故以平爲德也通天地人謂之儒其義一而已矣况荀子謂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夫有德者不自欺而人亦莫能欺卽至誠之要也誠者一也一卽平之所由生也由是以觀則衡主於平平主於一也

姑歿未殯而婦死歛婦當用何服議

光緒四年冬十一月儀徵吳兵備文錫妻口夫人歿未殯其家子前卒子婦程以哭姑毀甚相繼卒未成服也其歛疑所服卞

文集卷一

九

侍郎寶第曰婦後姑死之歛服會典不詳敬聞宣宗大行距睿皇后喪未踰月以袞冕服歛令甲滿人居官執親喪百日率就官服章服加要經吳仕宦家也其婦命婦也或章服而要經歛甘泉朱鳳儀曰儀禮喪服傳婦服舅姑期以有夫之服不二斬也然傳又云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卽今之承重孫服也推此則夫死而婦於舅姑亦當服斬今制於婦服舅姑無論夫存與否皆斬衰三年加隆於古矣名義所在生死無二死國殤者歛以戎服則死親喪者卽當歛以喪服矣吳氏婦以哀毀死又孝婦也宜歛以斬衰服以申孝婦之志以應古夫死婦喪舅姑服斬之文壽曾適歸自金陵鳳儀出兩議曰子其失之壽曾發

篋稽考諸禮家書無婦後姑死斂服之議崑山徐氏讀禮通考號精博矣亦無其文其明年壽曾再至金陵以質於汪先生士鐸汪先生掣究禮經爲當代大師者也先生曰是於禮家未議及者當卽吳孝婦有子以否定之對曰孝婦無子曰無子則當以喪服斂矣曰曷爲無子則斂以喪服曰無子則喪無主之者矣無主之喪則可以達死者之志也問曰使孝婦有子若何曰有子則喪有主宜以命服若吉服斂卞侍郎援宣宗國卹之禮以論有子之斂服則是也宣宗大行有文宗繼統也喪有主祭亦有主喪有終時祭禮歲舉祭爲吉禮使其親以衰絰斂主祭者以吉服臨之可乎問曰使孝婦歿而立後其斂服何從曰有

文集卷一

一

後則有主喪者矣古禮大宗無不立後者吳孝婦家嫡也大宗不可絕絕之非也問曰間代立後何如曰其孫承重則有主矣從同問曰吳孝婦姦也使有舅若姑歿冢子仍存冢婦以舅姑未殯時歿斂服若何曰夫主喪矣用吉服可也百歲之後歸於其室附之義也夫吉服婦凶服可乎夫不祭妻其子孫當承祭也問曰吳孝婦若斂以衰與其夫服非吉凶相錯乎先生何謂宜喪服斂也曰吾固曰無主故也宗法旣備無主之喪多矣此第達死者之志耳非謂禮許之也問曰卞侍郎章服加絰之議若何曰吉凶不得相干也通禮八旗行之者猶有三年之義焉古墨絰之服也不可移爲斂服也且侍郎亦疑之焉耳問曰朱

鳳儀例以國殤斂用軍服邦婁復之以矢義也似可從乎曰非也君子無終身之喪况終古乎生者有變除死者無變除使死者有終古之喪則其子孫昏官必有僥然不安者軍服尤非其比矣壽曾乃憬然於宗法之義大也宗法立則世無無主之喪無無主之喪則無可疑之斂服矣退而錄爲是篇

春秋責備賢者說

公羊莊四年傳云春秋爲賢者諱僖十七年傳云君子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穀梁隱元年傳云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成九年傳云爲賢者諱過由二傳所言推之足見春秋之褒貶一秉至公而於賢者之微眚小過必委曲保全而不忍輕斥

文集卷一

十一

此聖人忠厚之旨也宋人說春秋者始頌言責備賢者後儒或信或疑迄無定論惟王氏應麟常引此語以自勵而不持此語以繩人可謂善於擇言而能深得春秋之旨者矣今夫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責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責己之心不妨求備輕以約故責人之善不必求全蓋在賢者反己自修嘗畏清議未嘗不懼人之責備而先求其備於己也然亦曷嘗以是求諸人哉昔者孔子嘗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說者謂聖人所謂譽卽春秋之褒而所謂毀非卽春秋之貶蓋獎人則從重褒詞不嫌於譽也責人則從輕貶詞不涉於毀也孔子言所求子臣弟友之道己未能一焉說者

謂中庸忠恕之道卽春秋忠厚之道蓋孔子修春秋夷考當代之事遇有當責之人必先反躬自責雖不肖者且不肯責之已甚也何獨於賢者而責備之乎顧或謂不肖者不足責而賢者足責故春秋不責不肖而責賢審如此言是善人不可爲而惡人轉逞志也是謹厚者難容身而縱肆者得藉口也是爲神姦巨猾疎其防而爲仁人君子沮其進也此非春秋忠厚之旨也而論者又附會其說且引趙盾許止以爲例不知盾與止乃不忠不孝之尤故聖人深責以誅心誅意之條非謂盾與止本賢者而以大忠大孝責其備也况春秋之加貶斥本於周禮之用刑誅而古人議刑於賢者必加寬宥故歷代定律皆遵周禮八

文集卷一

十二

議之舊章觀於唐書唐臨傳云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爲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既許議而加重刑是與堯舜相反不可爲萬代法其立論最爲持平然則周禮且爲賢者緩其法春秋豈爲賢者苛其法歟議賢者而加以重刑既與堯舜相反則論賢者而加以責備非與孔子相反歟善乎秦誓之言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難哉士君子誠知責己重於責人無求備於一人惟求備於一己庶幾德業日修可免捨己芸人之誦而於春秋責備賢者之語亦能善取其長不至於倒行逆施以流於深刻也夫

說零

零禮爲旱祭厥義最古惟用零之時諸說不同謂一歲春秋再祀春於二月秋於八月者論衡之說謂龍見而零用零於夏者左傳之說而春秋亦於九月冬月書零周之九月卽夏之七月冬初卽夏之秋仲然禱雨之祭夏令爲多故相沿以夏爲正零說文零字下云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此因夏零最重舉一以例餘也春零自漢時已廢左傳謂秋零書不時也穀梁謂冬零秋零皆過也鄭氏月令注遂謂周冬及秋雖早有禱無零其說皆近於偏惟春秋繁露謂四時皆有零最得經義今令甲四時禱雨之典別於常祀蓋用董子之說足以息諸家之爭而達先王之政者也惟春秋屢書大零月令亦言大零帝用盛樂

文集卷一

十三

其言零而加大字注家未能詳釋案左傳賈注云言大零者別于山川之零周禮司巫鄭注云零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亦但就典禮析之而未證大字之義按說文零字从雨亏聲亏爲古于字尚書大傳名曰朱于注云于大也方言云于大也禮記檀弓下于則于孔疏云于謂廣大凡字之从某字得聲者必兼取其義于字既訓大則零字亦兼有大義又按詩溱洧傳訝大也斯干傳芋大也禮記文王世子疏迂猶廣也大也漢書地理志晉灼注吁大也呂覽仲夏篇注芋笙之大者訝芋迂吁芋皆从于得聲故引伸之亦皆有大義零之从于其例正同經傳或言零或言大零雖曰因典禮別之其第舉零而實

非常零者亦可以零義兼大之說通之不必泥也况說文釋亏爲象氣之舒亏祭法注零之吁嗟也論語皇疏零吁也淮南子注零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也詩小序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吁嗟噫嘻皆合於舒亏其氣之義故段氏釋零字亦謂以于養而求故从亏而吁亦从于得聲凡人之鬱積偶伸其發聲必大况吁以祭天乎知吁之有大義則零之亦有大義可知說文旁字下云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旁也桂氏義證云本書于於也吁驚語也苦駭人卽吁意據此則零字實因吁嗟而起精意以禱吁嗟以求人事既盡天意必回先王制字之初禮緣以立輔相裁成之道悉寓其中其旨微矣

文集卷一

十四

十三經注疏優劣考

十三經者宋人增補唐人九經正義之名也六朝義疏之學最盛其師法猶淵源於漢儒唐人之作正義多取六朝義疏而後其名然掩覆之過與存古之功各不相蔽其優劣當以所取注爲斷焉唐人於易棄馬鄭荀虞諸家而用王弼韓康伯注王韓注易多參清言故易疏亦多空語非其考訂之疏乃本原之舛也於書則兼用僞古文棄馬鄭古誼而用梅賾傳亦失裁斷惟疏中於名物訓詁尚詳備耳於左氏傳則棄賈服鄭穎諸家而用杜預集解疏中凡杜氏不用舊注者每駁舊注而曲傳杜氏亦其一蔽此三疏皆出孔氏穎達手書疏爲上左氏疏次之易

文集卷一

十五

疏則最下也於三禮取注較精故疏亦較善毛詩亦然詩用毛傳鄭箋亦孔氏疏之周禮儀禮禮記皆用鄭注乃賈氏公彥疏之詩疏惟於毛鄭之誼分析多岐淆而精密處致多儀禮禮記疏最精今爲說禮家之淵海周禮疏多引緯書則鄭氏之學本如此宋人譏之非知言也公羊用何休注注多夸大穀梁用范寧集解集解多矜慎此乃師派之異未可論優劣至徐彥之疏公羊揚士勛之疏穀梁皆近冗沓不及孔賈矣宋人補唐正義之缺凡四經邢昺之疏孝經用唐玄宗注玄宗用今文而棄古文致鄭注不傳深爲可惜曷又疏論語用何晏集解晏猶多見古書馬王諸家注賴此以存邵武士人之疏孟子用趙岐注趙

熹平石經紹興南昌兩本答問

熹平石經殘字尚書盤庚論語爲政堯曰出於黃小松所藏拓本其餘尚書魯詩公羊儀禮論語等字出於錢梅溪所得摹本翁覃溪彙摹上石卽此南昌本也見翁氏兩漢金石記及王蘭泉金石萃編甚詳二南昌本刻於乾隆五十三年紹興本則五十七年疑李氏得翁氏彙摹本上石而跋中謂自摹之其字剝